

年

卷

期

16

15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VI. No. 15 (246)

October 7, 1927

第 十 五 期 第 十 六 卷

(第 二 四 六 號)

民 國 十 六 年 十 月 七 日

上 海 小 說 世 界 社 發 行

中國短篇小說集

——編譯振鄭——

我國自唐以來的短篇小說大概可分兩派一為傳奇派即自古鐘記以至聊齋志異子不語的一派一為平話派即自京本通俗小說以至石點頭今古奇聞的一派這兩派的作品極多且極雜亂吾人每苦其浩翰難盡讀編者因有此選所選皆為上品每篇俱錄原文一無刪節並於必要處加以註釋已出二冊第一集一冊內含三十八篇均為唐人作品在中國文學上著稱的長恨歌傳霍小玉傳兩柯太守傳柳毅傳紅線傳虬髯客傳等等都已採入第二集上冊選入自宋至明末的重要短篇作品三十七篇其中平話系作品本冊所載頗多外間少見之作傳奇系作品選擇亦甚精如梅妃傳李師師外傳鸞鸞傳中山狼傳等都是當時極有情致的作品可算是一種趣味最濃擊的文藝讀物

本 版 開 六

第一集一冊 定價六角
第二集上冊 定價一元二角

商務印書館
出版

各國短篇小說集

日本小說集……周作人譯一冊一角
近代日本小說集……尊譯一冊一角
現代日本小說集……周作人譯一冊一元
太戈爾短篇小說集鄭演存譯一冊一角
新猶太小說集……沈雁冰譯一冊一角
近代俄國小說集……耿濟之譯五冊各二角
託爾斯泰短篇小說集聖秋白譯一冊六角
柴霍甫短篇小說集耿濟之譯一冊九角
近代法國小說集……謝冠生譯二冊各一角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李青崖譯
(一)五角五分(二)(三)各六角五分
近代英美小說集……惲震譯一冊一角
歐洲大陸小說集……周作人譯二冊各一角
短篇小說集……(吳藝榮角)一冊五角
小說叢刊……葉紹鈞著一冊四角
現代小說譯叢……周作人譯一冊一角

編者的報告

沙市楊雲庭先生鑒。你的信已收到了。你所委托的事不能照辦。務請原諒。

汪鶴廷先生鑒。關於李叔桐先生的事。在本雜誌上已登過呂伯攸和豐子愷諸先生所做的記載。請
你查閱。

周旭升君徵求本雜誌第十四卷第一期至第七期。又十七期及二十二期。共計九冊。以周君自書之
五尺對聯一副。或中堂一幅爲酬。應徵者請寄開北共和新路中興路鑄范里五弄滬太長途汽車股
份有限公司會計科周旭升收。

堡鎮郵局陸英君徵求本雜誌第一卷一至九期。第二卷一至四期。又七期。第四卷第五期。第五卷第

一期。第六卷第四第八期。第七卷第二至第四期。第八卷第一期。第十卷第十期。第十四卷第六期。共計二十四冊。願以約值十元之書籍一部爲酬。如非全數。則照來書價值四倍之書籍爲酬。應徵者請寄堡鎮郵局陸英收。編者按原徵求人的住址。他自己只寫「堡鎮」。「堡鎮」屬於何省何縣。未嘗寫明。遠省人應徵。如但寫堡鎮。恐亦寄不到。今姑爲登出。請應徵者斟酌是幸。

印 精 樓 芬 涵

說 小 人 宋

宋人所著
小說類多
短篇記事
文字或淺
考證實史
亦詳實淺
顯足增進
長見思向
養文思精
本單行購
取不難購
小此類頗
及精校本
藝精尤付
印精加校
有語本特
詳註於原
文下不
輕更改現
已出版者

東坡志林	仇池筆	蘇黃門龍川	稽神錄	玉照新志	齊東野語	梁谿漫志	老學庵筆記	氏聞見錄	邵氏聞見錄	河南見錄	春渚紀聞	涑水紀聞	歸田錄	燈下閒談
蘇軾	蘇軾	蘇軾	徐鉉	王明清	周密	袁孝	游	邵博	邵伯溫	何蘧	司馬光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二角	二角	四角	五角	四角	四角	五角	二角	三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捫蝨新話	雞肋編	鶴林玉露	青箱雜記	東原錄	隨隱漫錄	投轄錄	嬾真子錄	珩璜新論	滙水燕談錄	石林避暑錄	慶曆史	默氣集	默氣集	默氣集
陳善	莊季裕	羅大經	吳處厚	陳世崇	王明清	馬永燭	孔平仲	王國之	葉夢得	王得臣	王鈺	王鈺	王鈺	王鈺
二角	五角	三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三角	五角	二角	二角	四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小說世界 第十六卷 第十五期 目錄 □

□ 圖畫 □

南溥胤園(褚民誼先生攝)

南溥適園(褚民誼先生攝)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 編者

旅客與提燈..... 唐小圃譯

後園感事(補白)..... 徐寶君

鐵蒲托的眼鏡(中).....周瘦鹃譯

歌姬.....徐國楨

鶯兒(補白).....秋雯

落花(補白).....秋雯

畫的賞鑒.....陳道希

中國小說研究(三)(寓言).....胡懷琛

文壇秘錄(十九).....編者輯

換巢鸞鳳記(長篇小說)(續).....天遊遺稿

服用 韋廉士大醫生 紅色補丸 恍同 眞光 照臨 百病 全消

山西綏遠都統署軍務課軍醫白瑜生先生來函如左云

余業醫問世垂十有五年開方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及自己服用治愈病人不知凡幾且吾中國人服用紅色補丸爲最相宜誠能調補血液使身體康健蓋是丸功能補



(照玉君瑞嘉白正醫軍等三軍陸)

腎尻酸楚 筋系刺痛 身體虧乏等症以及一切瘴瘧熱症 婦科各症尤爲神效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弱各症服之莫不立奏奇效爲寰球最著名最有價值之藥也以治已病奏效速而痛勢頓減以之治未病確能益壽延年余每遇診治諸虛之症他藥罔效者投以紅色補丸竟能藥到病除確從經驗之得來敢作識途之老馬凡吾同胞請嘗試之方知余言之不謬也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有轉弱爲強之奇功乃是 不分男女天下馳名專治 血虧腦疲血薄如水所起 各症即如少年虧傷 腦筋虛弱 血薄氣衰 胃不消化 瘋濕骨痛 重病之後均可治愈對 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



南 潯 龐 園

(緒 民 誼 先 生 攝)

(在 亭 中 者 爲 蔡 子 民 李 石 曾 諸 先 生)



南 潯 適 園

(褚民誼先生攝)

(蔡子民李石曾諸先生在南潯時寓所)



旅客與提燈

(日本秋田雨雀著)

唐小圃譯

古時候，津輕國與南部國，壤地毗連，中間祇隔一嶺，時常因為領土問題，發生長期的戰爭。舊戰將終，新戰又起，春天曾經開仗，秋季重復興兵；總而言之，兵連禍結，永無窮期而已。

雖經多次戰爭，然兩國領土問題，迄未決定。領土問題，為戰爭之原因，決定領土問題，為戰爭之目的，戰事頻頻，迄未達到戰爭的目的；可是每次戰爭，兩國的青年，總要死亡幾千幾百，並且所耗軍費，數目亦頗不貲。這些軍費，全是按兩國的人口，平均分派的，所以兩國的人民，因為戰爭不已，全都貧乏不堪了。

住在國境的兩國人民，以爲欲消弭戰爭，必須先融洽兩國人民的感情，於是提出意見：以後津輕的女子，出嫁於南部，南部的男子，招贅於津輕，兩國人民，婚姻往來，情誼既敦，爭鬪自免。雙方對此意見，均表贊同，於是附近國境的兩國村莊，爲期永久的和平，莫不開會慶祝。自此以後，津輕的姑娘，越過嶺去，爲南部之新娘；南部的青年，越過嶺來，爲津輕之贅婿。當兩國開始結婚之時，不論是姑娘們，或是青年們，渡過嶺去，來到異國，彼此心中，全有些忐忑不安；等到日久以後，纔知道雙方的人情風俗，並沒有甚麼顯然的差異。於是彼此相安，豈但彼此相安，並且南部的青年，贅到津輕，比較在南部，還覺歡喜；津輕的姑娘，嫁到南部，也比較在津輕，更覺快樂。所以兩國的老人們一見這種景象，莫不驚異，全都把眼睛睜得圓圓的說道：「這是何等奇怪的事啊！」

他們所以如此驚異，是因爲他們心中，各懷着一種牢不可破的成見。——南部的老人們，以爲津輕的男子，貪狼性成，直與虎狼無異；津輕的老人們，以爲南部的女子，殘廢不具，祇有肋骨一條。他們向日總是如此揣度，到了現在，卻看見雙方相安無事，安能不使他們驚異呢？

津輕與南部，從此免了戰爭，兩國的人民，莫不歡喜異常；但是那專恃軍功，以爲榮耀的武官，當

然垂頭喪氣，就是那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的君主，也祇得高拱無爲了。

我現在所敘述的，就是兩國通婚以後，爲期不久，發生的一件事。原來津輕與南部，中間祇隔一嶺，津輕那一面，在嶺的中腰。有一個茶館，開茶館的是老夫婦二人，膝下無兒，祇有兩女，長女名叫清姑，次女名叫暢姑。單說這清姑，在山村之中，是個著名的美貌女子，父親母親，非常的愛她。老夫婦嘗說：「如果清姑長大了，招一個好女婿，承繼家業，那便是我們唯一的希望啊！」一來二去，這清姑居然長大了。村中富家子弟，全都想娶清姑爲妻，雖託出人來，兩次三番的和老夫婦商議，但是老夫婦不肯應允。父親說：「我的女兒，將來是要招贅的！」用這一句話，就拒絕了。母親說：「清姑還小呢！還同小孩子一個樣呢！」這種說法，雖比較婉轉，然而意在言外，也是表示拒絕。

清姑的身材，非常嬌小，二目清澈，鼻準甚高，論起像貌的美麗來，在山村之中，實可以首屈一指。尤其是舉行孟蘭盆大會之時，她照例隨同衆人，舞蹈唱歌，不但舞蹈得與衆不同，就是引吭而歌，也能壓倒一切。村中的青年們，爲貪看清姑的容貌，每天一到日暮之時，便麪集於茶館。清姑對於這些青年，從來沒說過一句戲語，永遠是默默無言，面含笑意，倚柱而立，瞻眺山容而已。茶館的前面，正對

大山，山上的水，由水管而下。他時常採集四五枝桔梗花，或是女郎花，插在花瓶裏，更足以襯出她的端莊幽靜來了。

有一年的秋天，當孟蘭盆大會以後，這美貌的清姑，忽然失蹤不見了。父親母親，見愛女失蹤，便急得像瘋人一般，到各處尋找。父親尋找得尤其詳密，就像母狗尋找被藏的子狗一般，凡足以藏身隱形之處，無不搜索殆遍。並且日日跑到山上，口喊清姑，連連不已。尋找了數日，究竟清姑現在何處，始終也沒尋得。

過了二十天的光景，據一個到南部挖礦的工人傳說，纔得到清姑的下落。原來清姑已越過嶺去，來到南部，同一個南部的青年結了婚，正在一處度日呢。

那守舊的父親，一聽到這種消息，不由得驚駭萬狀，對母親說道：「南部的男子，誑騙我們的女兒，真是無禮已極！從來都說南部的男子，是一條肋骨，由此看來的確是不錯的。我們趕緊請求國王，替我們把她要回來罷！」

母親說道：「雖然如此，但是我們的女兒，如果在那裏很享福，我想也就不必追究了。生在這糊

塗世界，可有甚麼法子呢？」

母親是盼望父親饒恕女兒的過錯，不願追究；因為她心中唯一的希望，就是女兒享福度日；除此以外，那便非她想得到的了。

父親聽了母親的話，便說道：「你說的也是啊！我揣度南部的青年之輩，縱令大膽，也未必敢把我們的女兒喫了罷？」

父親說罷，像是已經放心了。

日子不久，從清姑那裏來了一封信。那信上，先說他們小夫妻如何伉儷；其次，是說她們現在耕種一塊很大的田地，那田地裏，有很大的梨樹；最後還說等到梨樹結了梨的時候，一定給父母送梨來。

父親又把這信讀給母親聽。母親聽了，默默無言，不由得流下淚來了。

父親說道：「如果世間沒有鬼，那就更不得了啦！」

那天的夜間，父親等母親睡了以後，便起來給清姑寫回信，想託個相識的人，給清姑捎帶了去。

那信中的大意是說你在事前，不同父母商議，擅敢私自奔逃，雖爲極大的罪惡，惟事已至此，也就不必再提了。但是既經出嫁，決不可再存歸家之心！世間本來沒有鬼，然自己的心，雖祇有一個，可是這一個心，可以爲人，亦可以爲鬼……我暫時雖然不想見你，倘若你想見我，等到春天，可以前來；我看你去，亦無不可。

此地一到冬天，山川道路，全都被大雪遮蓋的嚴嚴密密。因爲天天下雪，並無間斷，嶺上的積雪，約深一丈，或者一丈有餘。偶一晴天，則雪變爲冰，在冰的上邊，又降新雪；舉目一望，不論是山谷，不論是道路，全都分辨不清；惟見大地之上，祇有冰雪而已。

到了正月，天氣漸漸的晴了，到集市購置物品的人們，雜沓往來，均從茶館門前經過。暢姑坐在茶館門前，出賣綿布和粗糙的點心等物；但是從門前經過的人，因爲她不是清姑，所以他們的臉上，全含着不滿足的神色。

既然到了正月，老夫婦二人的心中，盼望女兒益加迫切。他們時常說：「現時在南部的女兒，究竟何日回來呀？」母親每遇見從嶺上下來的旅客，不論是誰，總要挽住他，向他打聽女兒的消息。自

正月初一日天晴以後，老夫婦日日盼女兒回來，一連十來天，始終沒有消息，累得老夫婦，望眼欲穿。可惜天不作美，到了初十日，又陰天了，又下起大雪來了。直到十六日，纔見日光。久陰乍晴，像是開闢了一個新天地一般，日光射在白雪之上，光輝奪目，使人不敢正視。

老夫婦以爲今天女兒一定回來了，所以從早晨起來，便非常的歡喜。母親特意作了幾樣菜，全是女兒所歡喜喫的，專等女兒一到，便取出來給她喫。父親也很高興，拿了一柄掃帚，在門外掃除街道。一邊掃着，一邊向嶺上望着，可是始終望不見女兒的踪影。惟有來往的車夫們，用奇異的眼光望着他，和他說一兩句寒暄的套語而已。父親掃了多時，纔拿着掃帚，轉回家去。

母親見父親回來了，便向他問道：「你沒望見清姑嗎？」

父親說道：「沒望見她。我想她若是從早晨起程，不論走得怎樣的快，恐怕在午飯以前，也是不能到的罷！」

母親說道：「這樣說起來，不論如何，也要喫過午飯，纔能到了。你不要立在那裏發呆，乘這個當兒，把鱈魚作出來，好不好呢？」

直到午後，還沒見清姑到來，可是在三點鐘左右，又下起雪來了。老夫婦一見，不由得大失所望，煩悶不堪，呆呆的對坐在火爐之旁，也沒有談話的興致，彼此默默無言，祇望着那爐中的火燄而已。此刻暢姑正在茶館應付購物的顧客，所以時時跑進房中，向父親問物品的價值；可是父親因爲正在懊惱，並不回答。

到了日暮以後，外面的雪，越下越大了。父親母親和暢姑，全都是無精打采的喫着晚飯，特意給清姑預備的鱈魚，三個人也分着喫了。

父親點了燈，很早很早的就上牀睡覺去了。母親與暢姑，先把茶館的門關閉，又把一切物品，收拾了一番，也就默默無言的睡了。此刻外面的雪，更大了，被大風捲着，直欲吹進房內。房門窗戶，被風括得響聲甚烈，像是要被風掠去一般。暢姑因爲白晝作了一天的事，已經疲乏，所以不大的工夫，便睡着了。祇有老夫婦二人，一則因此時的天氣，十分寒冷；一則因爲清姑沒回來，異常的失望；所以他們翻來覆去的，怎麼睡也是睡不着。

他們剛剛要睡着，那門外又有人叩起門來了。老夫婦一聽，便不由得同聲說道：「莫非女兒回

來了麼？」

他們的心中，雖全是如此設想，但一想到如此深夜，女兒斷無回來之理，所以他們偶起一種念頭，立刻又打銷了。

聽門外一個男子的聲音說道：「喂！對不起！對不起！請開開門罷！」

父親聽了，知道是一個行路的旅客，便無可奈何的說道：「這不是男子的聲音麼？」

母親說道：「我還以為是清姑回來了呢！」

又聽門外的旅客說道：「借光！借光！實在是對不起！請開開門罷！」

父親問道：「做甚麼呀？」

那旅客答道：「我是過嶺到南部去的，我想借一個提燈用用，明天一定由南部的茶館，給你送回。」

父親聽了，一時默然無語，他心想：「這件事，應如何應付呢？」但是他也沒和母親商議，稍一沉吟，便答道：「偏偏不湊巧，所有的提燈，全都借出去了，連一個也沒賸……」

又聽那旅客說道：「喂！那燈，賣給我一枝蠟燭罷！因為風雪太大，簡直的看不清道路。」

父親說道：「對不起得很！蠟燭全賣完了，連一枝都沒有了。」

父親說得很坦然的，母親聽了，她的心中，雖很替那旅客為難，髣髴是說：「若是沒有燈，在深夜大雪，行走山路，多麼困難哪！」她的心中，雖如此想，可是她並沒打銷父親的言語，也並沒主張借給他一個提燈。

又聽那旅客說道：「那麼，可沒有方法了。」

他說話的聲音，已露出十分的失望，他說完便走了。

老夫婦二人，不知何故，全都厭煩談話，所以他們默默無言，就在這嚴寒之中，漸漸的睡着；可是母親屢作惡夢，一夜之中，倒驚醒了好幾次。

到了第二天，將近正午，天已大晴。老夫婦二人，自早至午，不知何故，心中總是不快。到了午後，有一個從嶺上下來的馬夫，據他說，嶺上的淺沼之中，發見了兩個死人。

村中的男子們，聽了這個消息，便各持掃帚，向淺沼去了。他們到了淺沼，看見一個男屍，用自己

穿的雨衣，鋪在雪上，他就臥在雨衣上死了。察看附近痕迹，像是在他未死以前，曾在雪中，拼命的奔走過似的。離那男屍約有一町（日本以六十間爲一町，三十六町爲一里。）之遠，有一個女屍，臥在雪中。這女屍兩手的指甲，不知何故，完全脫落，由指尖流出血來，把近旁的白雪，染得通紅。

一個村中的男子，把那女屍的亂髮披開一看，不由得驚呼道：『這不是茶館的清姑嗎？』

衆人聽了，便一同圍着女屍細看，果然是清姑，一點兒也不錯。於是他們把清姑的屍體，運到茶館，交給她的父母。父親對母親說道：『若是有個提燈，我以爲清姑或不致死……』

母親說道：『是啊！若是有個提燈，』母親說到此處忽然想起昨夜對待那個旅客，是何等冷淡的態度，所以停住不說了。

清姑死了以後，這老夫婦，是怎樣的度日，那就不得而知了。

光之爲物，若是專爲照自己，那就不是必要之物了。

（完）

後園感事

(徐寶君)

明月依然，

庭園無恙；

祇是堆砌的玲瓏石隙裏，

姊姊手植的花兒，少了許多樣；

溪水新漲的橋邊，

不聽見妹妹的曼聲低唱；

姊姊遠嫁，

妹妹病了。緩步到階前，

只覺得惆悵無依傍！

去年今日啊，

如何變成這種情況？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廣告

本行設立已二十一年兼辦儲蓄業務與他項營業完全劃分保障儲戶力求鞏固所有儲蓄存款種類爲(一)活期儲蓄存款(二)特別儲蓄存款利息均較普通存款爲優隨時可以支取(三)整存整付(四)零存整付(五)整存零付(六)特別零存整付(七)特別整存零付以上(三)至(七)五種均爲囑託存款最適於婚嫁修學養老卹孤之用期限愈長利息愈厚訂有詳章函索即寄

地址上海北京路江西路轉角 電話中央二六一二三四五號

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發售

自來水筆

美國派克、華德門、希爾福等名廠製造、凡百數十種、花素金銀紅黑筆桿、長短粗細、男女應用、各式俱備、每枝定價自二元至十九元。

活動鉛筆

六十餘種、各色筆桿均備、普通品每支價自一角五分至二三元、鉛桿每支一元、銀桿每支一元五角至二元、金桿二元至八元五角不等。

各種禮筆

自來水筆活動鉛筆等各一枝、合裝錦盒、精妍美雅、高貴絕倫、投贈親友、不獨富麗堂皇、亦且深合實用、每盒定價自十一元至二十六元。

小421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文字變遷考

國學小叢書

呂思勉著 一册三角

此書用考據手段發現舊傳文字起原變遷之說全不足信而別建立新說精銳確實兩無倫比且許序漢志之誤亦有校正附論古文經始末尤足供經學者之參考

售出有均店貨百處各

品需必之中庭家為皂香攬棕



迎歡宜合不無幼老女男論不

司公攬棕號三第路東廣海上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鐵蒲托的眼鏡(中)

美國刻替斯 G. W. Curtis 著
原名 "Sitpotisms Spectacles"

周瘦鵑譯

我祖父鐵蒲托說道。『我決意要走下去瞧瞧這艘船。』

他把那挺大的便衣裹住了。從廊廡中走下去。除了他頭上那頂小小的吸烟帽外。沒有別的東西遮去日光。他臉上做着一種安靜開展的笑容。他似乎對於全世界都稱意的。他不是一個老人。但他在日光中向海邊踱去。自現出一種老年人富有情感的容色。有一羣閑散的人聚集了瞧那船到來。那小船捲起了帆慢慢浮向岸邊。一塊長板從船旁放出來。客人們開始下船。我祖父鐵蒲托立在那裏。瞧客人走下船來。船上只有幾個客人。大半是鄰島的商人。但是忽有一個女孩子的面龐從船舷露出來。伊就踏上那板下船。我祖父鐵蒲托立時走上前去。同時很輕捷的到了那板的頂上。他那帽上一縷舊纓在日光中拂動着。一手納在便衣袋中。一手很着意的攙那女郎下來。這女郎後來就是我

的祖母鐵蒲托。

「如此他對那閃閃有光的海面望了好久。這一下子似乎酬報他這樣耐心的守望了。這一個日期的早上就來了他的新婦。」

他慣常說道。「我自然快樂。因為你是那朗日的禮物。我是很愛也愛了好久咧。」那時我祖父鐵蒲托便得把他的手很溫柔的放在他新婦黃金色頭髮上。你可能想到他像一個虔誠的拜火教徒在那裏撫摸日光呢。

結婚時不斷的舉行祝典。我祖父並不穿了那梳洗便衣與會了。他夫人的溫媚。直融化得人的心都生了愛和善感。他比伊年長得多。這不用說。但他常帶着永久青春的笑容。說年齡是一種感情上的事。不關年數。有時在廊下。伊坐在他的身旁。伊眼中含着幻想注到那夏天的海面上。瞧見一個年紀輕些的情人。或者是那種壯美兼全的英雄。在少女望海的晴光中占前席的。然而伊覺得不能去尋一個比我祖父鐵蒲托更慷慨更美秀更可愛更有價值的人了。有時在月明的夜半。他靜靜地睡着。伊倚向窗外想着甜美的思想。瞧那水月光下的光明之路。等到曙光遮上去——就在這樣無名

的閒憂閒想之下。伏着那人生一切的快樂——或者是看那社會中的生活。伊是從沒有瞧見過的。但伊時常在書中讀過。在女孩兒的理想中瞧去。覺得隔海的那面很美麗動人。知道內中的真相是永不能知道的。

「這西印度的幾年時光。實是一家中最偉大的日子。」鐵蒲托說的。帶着一種大人物抱憾的神情。坐在我們的小廳中。停着沈思。像先前流竄在外的史都華王。在那裏記起他英吉利故國。帕露從伊的活計上抬起眼來。強抑着傾慕之情對他瞧。因為我觀察出來。像女界中旁的人一樣。對於一個中落的大家的代表。總有一種同情心。或者是伊們心地溫柔的婦人有更細的知覺力。比我們男子敏銳。須要承認這社會中大族的特權。大約鐵蒲托所以能加高我妻的傾慕。也為他性情和容貌上含着幽憂的色彩。就是表示那祖上豪華的一絲餘光。我疑那朋恩先生可能爲了這其間的關係。早些用他做簿記員呢。委實說。我常在鎮中觀察你祖。上先前不做事的。傳到你未必定能做事。但是帕露和伊們一般婦人總以感情爲重。不重作爲。我很容易明白伊爲甚麼不厭聽我讀巧利太子的故事呢。倘使鐵蒲托年紀輕些。而龐俊些。衣服美麗些。——更像一些巧利太子。如此我敢說定伊的眼

睛決不能再靜靜的着在活計上。聽他再講他的歷史呢。

「我還能記得我祖父鐵蒲托。那時我雖是一個很小的孩子。他是一個很老的老人。我那年輕的母親和我年輕的祖母都在我記憶中很清楚的。伊們服侍着老祖父。裹着他梳洗的便衣。坐在廊廡上。我記得他的白頭髮和他靜靜的笑容。又記得他將死以前。怎樣的喚我過去。放他的手在我頭上。對我說道。」

「我的孩子。世界不是這個陽光暖照的大廊廡。人生也不像是你坐在婦人們身上聽伊們所講的仙人小說。我快要去世了。但我要留一些愛你的紀念品給你。這一副眼鏡是再寶貴沒有了。是你祖母從他故鄉的島上帶來的。到伊這裏的那天是一個風光明媚的夏天早上。去今已好久了。我不知道你將來長大時。你把他瞧做一件極寶貴的禮物呢。還是以爲不得到這禮物的好。」

「祖父。但是我並不近視呢。」

「我的孩子。你難道沒有人性麼。」老人這地說着。我還不能忘却他把那眼鏡授給我時含着一種隱憂。」

「我很自然的戴了上去。向我的祖父瞧。但我却不見祖父了。不見那廊廡了。不見那有花的便衣了。我只瞧見一棵很茂盛的棕櫚樹。點綴一片很大的靜景。有好多美麗的住屋團聚着。園子裏滿生花果。羣羊安然就食。羣鳥旋輕着歌唱。我聽得孩子們的聲音。和一般快樂的母親在那裏低唱酣歌的聲音。還有那愉快的歌聲從遠處田中隨着微風飄將過來。黃金的收穫閃閃地作光。我還聽得他們低說豐登的聲口。一種溫暖柔和的空氣潤沐着全部的好景。我曾見過意大利畫家克勞德的風景畫。微微使我記起這種安樂的景色。但是這些平安興盛之象似乎從那展開的棕櫚樹中流出。像從一個泉裏流出來的一般。」

「我不知道這樣瞧了多少時候。但我却無力也無意御下這眼鏡了。南維司是何等神妙的鳥子。我想要是把這些畫景帶在衣袋中。只須買一副眼鏡好了。無怪我親愛的祖母鐵蒲托過着這種安閒的生活。又用那種柔和的性質對我們。可是伊四周都圍着一派靜景呢。」

「我祖父死了。但在廊廡上早晨暖日之中。我仍覺得他靜坐在那裏。我爬到他那把大椅子中。飄飄的沈思着。度過這熱帶上靜寂的日子。好像他老人家溫軟入夢似的眼睛已穿到我靈魂裏頭。我祖

母憂思悄悄的紀念着他。不過伊已漸漸老了。不再有那種猛烈的傷感。我們並沒有他的遺像。但我一記起他。就時常看見那棵安靜茂盛的棕櫚樹。我就想譬如認識一個良善的老人——這一個老人已經了好多年的歷練和磨折。把他的心托在手中。像一枝棕櫚樹的樹枝一般。把一切雜亂不和之點歸於安和。助我們信仰上帝。信仰我們自己。更信仰旁的人。這種功德。直勝過講經多次呢。我不知道可要爲了那副眼鏡感激我的祖父。然而我覺得我要瞧見他那種愉快的影像。其實全賴這眼鏡之力。不關祖父。這麼一想。我又覺得自己是忘恩負義了。

鐵蒲托很莊嚴的向帕露道。「夫人。我的回想是一座又長又暗的畫院。只在那最遠的一端。我聽見一抹軟軟的陽光。只在那邊掛着那悅目的畫圖。日脚沿着這畫院照過去。把那滿掛圖畫的牆壁映成一片富麗。在我瞧去他們也似乎很快樂呢。」

帕露已把那活計放在衣裾上。那時鐵蒲托暫時停頓着。我便轉過去向帕露瞧。見伊溫柔的眼注緊在我臉上。水汪汪含着快樂的眼淚。

「自從家長去世後。那種種的不幸便都落在我們家中。那大屋子已拋棄了。我的父母都已死了。我

祖母完全管着我。但從那時我得了眼鏡的禮物後。竟抵不住眼鏡的魔力。竟退下去變做了一個冷寂的孩子。我所有的同伴像我一樣年紀的原沒有幾個。如今他們也漸漸地離開我了。有的對我也沒了誠懇的同情心。他們倘挑惹我時。我便取出眼鏡戴了。狠狠的對他們瞧使他們見了我就有一種害怕。當下便當我祖父的禮物是甚麼藏有魔法的兇器。能隨時加到他們身上。有時在我們的遊戲中。倘若有口角爭鬧等事。我便撫摸着我的衣服做出莊嚴的模樣。他們都吃驚了。喊道：「提防着鐵蒲托的眼鏡。」於是像一羣驚羊般散開去了。」

「我也不能不奇怪。他們在吃驚之前我在眼鏡中瞧他們已成了很奇怪的樣子。要是兩下爲了一個石子或是一個球爭鬧起來。我便走到一棵樹後躲着。閒閒的瞧他們。於是那景物變了。再也不是孩子們玩着的一片綠草地。却是我所不熟識的一個所在。那所見的形體。更使我瞧着打顫。又是微笑。原來我所見的不是一個大些的孩子在那裏欺侮一個小些的孩子了。却見一頭小狼露着牙齒。一頭小羔縮伏在他的面前。或者瞧見一頭忠信的狗挨着餓——或者一顆星慢慢地暗下去——或者一道虹退了——或者一朵花開着——或者一個太陽升起來——或者是一個殘缺的月。這

眼鏡中所見的物像。就決定了我對於兒童的情感。我倘要挨近一個人總一心想先要在眼鏡中瞧他一瞧。我極想享受那不識不知的樂趣。在不知不覺中用情。像葉子般在人生的旋渦中飄泊着。一會兒飄到一個向陽的所在。一會兒飄到一個黑陰的中間——一會兒飄過閃閃作光的泡沫。一會兒又飄過那亮晶晶的靜波。——卻不飄到一個一定的埠頭。只好似一葉扁舟。裝着一個不能自主的舵。」

「但是有時我奮興起來。取了那眼鏡踱到小鎮中去。我放在眼上望到人家屋中。更瞧那走過我的人。這裏有一家坐着用早膳。我立在窗前瞧進去呀。混雜的食品。奇怪的幻象。那賢母瞧伊的丈夫對面坐着。一個莊嚴可敬的人物。吃着油煎的鬆餅。但我只瞧見一張銀行鈔票。多少是團皺或撕破了。記着大小的數目。倘有一陣兒忽然吹來。我見那鈔票顫着拂動着。這紙兒又薄又平又細微的。我卸去眼鏡。更用我的眼睛對那個做妻的瞧。我只索微笑。因為伊假裝着溫柔瞧伊對面的丈夫。人生可是不過一種捉迷藏的兒戲麼。可是可笑的反面文章麼。」

「我或者再把那眼鏡戴上去。瞧那個妻。我見有好許多的大樹——好許多的柔花——好許多安

靜的池潭。是啊。還有好許多的小溪。曲曲流出視線之外。溜到靜寂的暗蔭中。做一種低聲的歌唱。安慰他們自己。又在好許多屋中我似乎看見仙子、女神、或者是婦人。又只見帚柄咧、抹地布咧、或者鍋子咧、在那裏忙着往來。叮叮噹噹的分外活動。我去訪見那些美婦人。瞧了伊們有光彩的綢緞。柔細的花邊。和奇光晃動的寶石。我就戴上眼鏡。却見是一頭孔雀的羽毛。一拂一拂的飄動。或者是一根鐵棒。又細又尖又堅硬。但我瞧那錦繡軟軟裹着的在那裏動。似乎又不會錯誤的。——或者冷冷的。我瞧見一個全身像。質地是石膏的。或是銅的。雲母石的。——然而可憐伊常同冰一樣。我又知道伊亮了一亮。使許多失望的眼睛冰凍住了。又不能像石膏銅像和雲母石像一般放在宮殿角裏做裝飾品和傲人的傳家之寶。臨了兒却要融化了。縮減了冷冷的掉在黯淡無色的廢水中。就吸在泥土中。完全忘却了。』

「最可憐的就是那些沒有眼鏡的人。還以為這鐵棒是柔軟的。這冰像是溫暖的。我會見過好多善媚的男子也像那十字軍一般忠勇。被那真的信心驅使着往西利亞去。入墳墓去。他們却是日夜顛倒。終生皈依。即使那冰一般的心中不發出熱戀的火。也指望那雙冷冷的眼中。露出一絲笑來。我瞧

着那種誠懇熱心的犧牲。我瞧着那種決斷誠信毫無懷疑的態度。我瞧着那種柔情密意和信仰力。我在那奇怪的眼鏡中常見有高尚尊貴的心胸。寧可拋棄一切希望。一切旁的志願和旁的的生活。只求那些冰像的垂青相愛呀。這真可怕。但伊們可沒有愛情相與的。那個巴洛島大理石似的臉很光很滑。因為那心中沒有甚麼憂愁。——這顆心又很陰沈。不能和旁的心互相接觸。我原怪不得那些誠懇的心要破碎。可是正和一塊石子在那裏撞呢。我哭將起來。爲了那無限的憂悶。哭得那眼鏡也模糊了。但是爲了那些冰像除却落淚。又覺得悲痛。」

「那時雖還是一個孩子。識見上已超過長成人了。——但我却不明白那所見的一切景物。我往往從眼上扯去了眼鏡。兀是着驚。飛一般逃開去。到了我們所住那宅的小屋子裏。我便直衝到祖母房中。投身在地上。把我的臉伏在他衣袂上。憂悶中抽抽咽咽的哭到入睡纔罷。但我醒的回來時。覺得伊的冷手攔在我火熱的額上。聽得一支低唱的美曲。或者是一段溫柔的故事。或者是聖經中一節婉曲入妙的寓言。伊用來安慰我的。我不能抵撐那迷惑我的魔力。躺在伊的衣袂裏。從眼鏡中向伊偷瞧一下。」

「聖母的畫像沒有伊那種幽嫺難得的美麗。在那些平靜的小島上邊。伊的生活中沒有甚麼事。因此伊那天性中許多美點。也像花一般含苞未放。伊歷年都在安靜中過去。然而我不曾在書中讀過甚麼女英雄。也不曾讀過甚麼偉大的婦人。在我也自覺得伊不是這種人物。伊是一個寡婦。伊丈夫是最愛自己的家庭的。我平日也不會聽得過王后。美人和王家的麗姝。然而我祖母的美麗明艷和動人的禮貌。似乎也不是伊們所能超過的。」

鐵蒲托向我的妻說。伊的心正注在他所講的故事上。他道。「夫人。你丈夫的小女友婀娜麗。有時簪一枝茶花在伊的頭髮上。却覺得跳舞場中沒一顆金剛石比這一枝好花更值錢的。婦人們妒羨這枝花。男子們爲了那枯瓣歎息。然而在這巴西熱帶的靜寂中。不知道有多少茶花從短樹上落下來。却沒一個人瞧見。他要是開了花給人瞧見了。就能使人人心中記掛着咧。」

「我向祖母偷偷地瞧着。一半兒怕我瞧錯了。我所見的是一片安靜的湖。湖岸很低。湖上的天空渾渾的。明星晶晶地照着。那時有一種黃昏時莊嚴靜肅的空氣。上面映着那明星的燦淨無片雲的天空。更覺湖面上的平靜。我再從眼鏡中向祖母瞧時。所見的似乎不過是天和星。然而我望了又望。」

覺得有大城造在湖邊。現着那種發達的氣象。像明珠照夜一般。我夢想那美麗的錦船。張着絲帆。被香風吹着。在那明空下無底的水中飄去。」

「我的同伴們當然和我隔離了。因為我變得分外的莊嚴。又像神志不屬似的。我不能抵抗那眼鏡的魔力。我常常迷失在一個世界中。離羣獨處。那羣衆又是不解事的。我更變得冷淡嚴酷了。我瞧旁人似乎都是瞎眼和不知道情理的。他們做着荒謬的事。他們說綠。其實是黃的。說黑。其實是白的。少年人稱一個女郎。總說「是一個何等可愛率直的可人。」我瞧時却見一束有光澤的稻草。是乾和空的。或者他們說。「是一個何等冷淡驕傲的美人。」我瞧時。却是一個聖母的畫像。伊的心能包含全世界的。或者他們又說是「一個何等狂野輕浮的女郎。」我瞧時。却見一條晃動作光的山澗。像瑞雪般清白的宛宛流去。在陽光和黑陰中歌唱。流過那明珠和金沙。含着露去和花朵兒接吻。——是一抹美麗的色彩。一支快樂的歌曲。點綴那暗淡混亂的風景。」



歌姬

徐國楨

某日之晚。往先施屋頂樂園。瞥見某歌姬方振喉高唱。神色黯澹。似有病容。雖厚施脂粉。不能掩也。歸途感之。久而彌甚。因成此作以寄慨。

這是一家遊戲場裏的歌壇上。

鑼鼓鬧得鎮天價響。聒在耳邊。令人生厭。但是臺下一排排的座位上。却挨挨擠擠的坐滿了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有的仰着頸項在那裏吸煙。有的兩眼直射臺上在那裏呆瞧。更有許多吃閑食的。喝茶的。奇形怪狀。種種不一。嘈雜而自然的陣陣聲浪。在各人的坐位上邊。盤旋不散。像吸煙者口中噴出的煙霧般的繚繞着。

鑼鼓的聲調漸漸兒放緩。門簾開處。走出一個女郎來。還沒有走到臺前。臺下人叢中。早就高高低低陸陸續續的激起了一陣采聲。「……好……好……好呀……」說也奇怪。那女郎又不像糖一般的吞下肚去的。竟惹得臺下許多看客。臉上都流露着一種饒涎欲滴的神氣。——這種現狀。實在是很奇怪的。但是看慣了也不覺得甚麼了。

那女郎不疾不徐的走到臺前的一張桌子邊。就此站着。那桌子是一張半桌。上面放着一把很細巧的瓷壺。外面繫着一條繡花荷色緞子桌圍。上面繡着陸艷芬三個大黑字。大約就是她的名兒了。她運着兩條水也似的目光。向臺下很迅捷的瞧了一轉。只見許多極神祕而又似可怕的目光。正一條條的叢集在她的臉上。她連忙收回了自己的目光。低頭向着桌上的茶壺無意識的呆瞧。鑼鼓聲時緊時緩。一陣陣似乎在那裏催着她快唱。她略舒了舒氣。頓開珠喉。高聲唱將起來。

她近來有些傷風。所以時常咳嗽。一邊唱。一邊喉嚨要習習作癢。但是此時何時。怎容得她咳嗽。雖然喉嚨癢。只得竭力忍住。好容易唱過了一段。纔得背轉身軀。輕輕的咳了幾聲。又呷了口茶。潤潤喉嚨。她事前曾向主事者陳說。想要請假一天。可是未得允准。因為她在歌壇上。很得一般人的歡迎。要

是她缺席了。那末今天來的游客。一定要不滿意。他並非故意和她作對。也是恐怕允准了她。要受經理的呵責。他和她一樣的受著外界的壓迫。而失去了自主權。她也明白這層困難。所以並不因為他拒絕她的請求而怨恨他。

依着鑼鼓聲的板眼。又到要唱的時候了。她雖然懷着滿肚子的不高興。卻不得不回轉身軀。繼續唱將下去。不過。勾起了心事。越想越傷感起來。嘴裏雖一樣的唱着。腦海裏卻止不住思潮起伏。觸起了身世之感。

壇下的聽客。那裏知道她肚裏的事。依舊不約而同的大聲喝采。在喝采者的意思。當然是算替她捧場。但是這一陣陣的采聲。攢入她的耳管。卻益發使她生痛。她並不是不願別人替她捧場。實在這許多采聲之中。倘把牠的原素分析起來。大大的含有有些鄙夷和褻瀆的成分在裏面。她無端的受人鄙夷受人褻瀆。叫她那得不悲傷呢。

她又微抬兩目。向檯下瞧去。只見他們或者一男一女。很親暱的依傍着。或者二三個婦女做一處。或者二三個男子做一處。各自微笑生風。很安閑地坐着聽着。更有懷中摟抱着她的小孩子的……

……就是許多獨坐在那裏的。也多各自得其樂。她想。同樣是一個人。爲什麼他們都坐着聽着快樂着。而我卻一個人很拘束的在臺上唱着並非因自己心中高興而唱的聲調來取悅他們呢。我家中一樣的有父母。有兄弟。有姊妹。有……但是我現在爲什麼不能夠同着我家中的父母兄弟姊妹……坐在一處去聽別人家唱呢。我現在爲什麼不去唱給我家中的父母兄弟姊妹……聽而偏偏要唱給許多毫不相干的閑人聽呢。倘換了我的父母兄弟姊妹……他們見我今天傷風。一定可以原諒我。允許我休息一天。如今唱給這許多閑人聽。他們祇知道我唱得不賣力。又怎知道我患病呢。就是知道了。又怎肯原諒我呢。幸而她所唱的戲詞。已如小學生背熟書一般的記得爛熟。否則一定要唱不出來了。

這齣戲的一小段。又唱完了。她輕輕地噓了一口氣。背轉身子。咳了幾聲。又呷了兩口茶。在這片刻的休息中。又幻想了陣。想起她的母親。時常說一個人的窮通富貴。都是命中註定。勉強不來的。大約我生成賤骨頭。苦命。所以只得如此。想起了這一層。倒也寬懷了不少。

她所唱的戲詞。祇賸得一小段。只要唱完了這一小段。職責已盡。就可回家休息去了。

當她第二次回轉身軀再唱的時候。忽然人叢中出了一齣活劇。下面坐着的聽客。似乎都沒有注意到。她居高臨下。看得一眼無遺。纔經稍定的思潮。恰似經了一陣大風的鼓盪。益發奔騰澎湃。不能遏止起來。原來那邊卻是一對少年男女。正在那裏背着人眼。偷幹着那些不光明不正當的勾當。她一邊唱。一邊暗自思量。像這個女子。在大庭廣衆之間。竟敢如此不顧廉恥。不明明是個賤骨頭嗎。我難道比她還要賤嗎。她不也是很自由的坐在那裏聽我唱嗎。——或許事實是不是如此——可見命中注定的話。也都是假的。……只不知這老天。爲什麼這樣的苛施於我。……她的心胸間。愈趨愈亂。覺得眼前一陣陣烏黑。倘是換了在自己家裏。早就放聲大哭。但是這裏是甚麼地方。那裏容得她哭泣。點點珠淚。只得忍痛望着肚裏直咽。怎敢放牠流出半點。

不過。她哭雖忍住了。心頭受着過量的抑鬱。沈悶達於極點。雖然已唱到末一句。卻大大的脫板。弄得唱句與胡琴彼此合不攏來。

壇下的聽客。聞堂一聲大噪。而在這噪聲之中。更有許多「……不好……：：：：：鴨尿臭……：：：：」的種種不一的倒采聲。混雜在其中。但她全不在意。似乎沒有聽得。逃也似的退進後臺。更逃也似的走下臺。

當她走下後臺還沒幾步。又聽人叢中暴雷也似的喝了聲好。她回過頭來向臺上看去。原來黃婉貞也已出場了。臉上現着一絲絲的笑容。似乎很感激臺下許多喝采者的盛意。她到此再也忍不住了。撲簌簌流了兩行熱淚。

鶯兒

(秋 雯)

你奏的戀歌嗎？

鶯啊！輕些罷！

休被她聽去了。

落花

(秋 雯)

風吹落的桃花，

怎的不呼喊伊的姊妹們來援救？

商務印書館
出版

社會問題

之整體的個研究

社會問題 (世界叢書) 趙廷爲譯 一冊 定價六角

本書先說明社會問題中各種重要原素如歷史的物質的經濟的理想的教育的等等後述社會問題的解決注重改變習慣尙造就社會領袖反對片面的政策激烈的手段以簡略分析社會問題爲基礎提出進步的社會改造原理爲社會改造下一科學的基礎

社會問題與財政 (新智識叢書) 甘浩澤譯 一冊 定價九角

著者以爲欲解決社會問題不可不依社會政策而社會政策須恃財政始能實行本書即在闡明財政上諸要端以爲實行社會政策的基礎說理頗爲詳盡

人口問題 (新智識叢書) 武煥幹譯 一冊 定價六角五分

書凡六章分別討論人口問題之算術方面與經濟方面戰事與人口社會的進步人種的改良與生育限制的倫理人口問題與社會經濟及種族盛衰至有關係本書主旨即係從人口所影響於人類福利方面以考究人口問題之實在

第一階級問題一角

孟武著 階級問題之社會學中其有階級之問題本書就階級之本質階級之客觀的基礎階級之周流階級之固定階級基礎之變更各項分別論列而以社會的水平化傾向之研究爲全書之結論

- 社會學及現代社會問題 一元
- 社會問題 四角
- 社會問題詳解 三冊一元五角
- 社會問題講演錄 六角
- 狄雷博士演講錄 四角
- 馬爾薩斯人口論 一角
- 產兒制限論 四角
- 社會概論 四角
- 中國人口論 五角
- 中國改造問題 一角
- 二百兆平民大問題 二角
- 農荒豫防策 一角
- 公民衛生 五角
- 都市居住問題 六角
- 衣食住 三冊各五角
- 社會問題概論 卽出

商務印書館精印 名人書畫

名人書畫

已出二十五集

中國紙

六三三集各
第三十二集

元四角
元三角

外國紙

餘均每集
九集每集

元二角
元

名人書畫扇面集

九集每集 一元五角

唐閣立本帝皇圖真蹟

一册 一元五角

天籟閣宋人畫册

一册 三元

禹之鼎人物真跡

一册 一元

費曉樓仕女精品版

三色 一册 二元

十八應真聖像

一册 一元八角

陳老蓮畫册

一册 一元二角

錢陳江書畫合册

一册 一元二角

陳南樓書畫合册

一册 一元二角

王椒畦先生詩畫

一册 一元四角

(上列各種除註明銅版三色版者外餘均用珂羅版印刷)

奚蒙泉詩書畫册

一册 二元二角

藍田仿梅道人山水卷

一册 二元五角

錢竹初山水精品

一册 一元二角

黃小松山水册

一册 一元二角

吳昌碩花卉畫册

銅版 一册 五角

吳待秋畫稿

一册 一元八角

清於仿宋人花果

真三色版 一册 八角

南樓老人花卉

銅版 十二幀 六角

戴醇士山水

銅版 十二幀 六角

姚梅任渭長人物

銅版 一册 六角

伯題任渭長人物

銅版 一册 六角

吳昌碩花卉

銅版 十二幀 六角

王麓臺山水扇面集

一册 一元

搜羅名人書畫
真蹟採取佳紙
精墨照相影印
不失原來精詳



畫的鑑賞

道希

亞兒

「夫人，阿金說的汽車有了些小毛病，不好走。」侍女阿華對曾夫人說道。「可要叫一輛來？」曾夫人正對着鏡理粧，從鏡中半噴半愛地凝視着自己的倩影。今天她預備去訪一個少年畫師，一個出名未久，然而作品已足驚其老輩的少年畫師。她丈夫華先生是個壯年便享盛譽的醫士，她未嫁時是社會中的花，現在是婦女中的領袖。因為昔年曾在巴黎習過藝術，賦有小聰明，有口才，有敏妙的鑑賞力 *taste*，況且又是多錢的，她便被人們——無疑，她也以此自許——奉為藝術界中的孟嘗君。許多初出茅廬的少年作家固然因為得了她一語讚揚而聲價十倍，但是無數老輩名宿也往往以自己作品偶然為她道及而互相誇耀。這少年畫師是個浪游海外歸來的單身漢。爲了

他作風的特異，更爲了他性情的孤傲，她好久注意他了。

「汽車有了點小毛病！」是的，這對於她是很可惱的。她體貼的丈夫曉得她要出門，便自己坐了人力車到醫院去，但是這偶然的「汽車出毛病」是她所沒料到的。

「可要另去叫一輛來？」阿華又問。

「不要了！」她薄怒地說。對着鏡作了最後的一盼；她決計不坐車了。樓窗外的暖日輕籠着迎風的柳條，鳥兒啁啾着，天氣很宜步行。而且到他——那畫師——那裏也不遠。

曾夫人在路上走。許多行人的眼光——從那裏，一個婦女少年時可以覺到自己美貌的魔力，老去時可以發現她青春之不再——向她身上掠來。這是個普通的現象。尤其是當一個端麗的少婦在市場上走着，遇見了一位紳士先生時，一幕滑稽劇就得發生。他俯着頭在你身邊走過，真的，俯着頭。但是你倘然走了幾步回過頭來看看，一定看見他一次，兩次，三次——一步一回頭地打量着你，直待路轉了方向，或是被車輛遮住。剛纔的汽車壞了的煩惱沒有了，她呼吸着大路上清鮮的空氣，愉適而矜誇地走着。

到了一條不甚整潔的街路，走進一個長弄堂，她在一所陳舊的一樓一底房子前住了脚。門是虛掩着，她就走了進去走上了樓。

一間略帶長方形的小室，對面人家高高的晒臺所不會遮沒的一些天光映到室中新墾的粉牆上，光線倒很充足。左壁列着四座大小不同的杉木書架，架上放着不少的書籍。中間是只小藤几，上面放着一個粗瓷花瓶，「卡納新」在瓶中微笑，彷彿自誇着是室中惟一的陳設。一個赤身的模特兒立在離畫架數尺的地方，姿態有些牽強，黃彬坐在畫架前工作。他是個三十來歲的青年，頭髮蓬着，一雙很大的眼睛占了他瘦削的臉龐的幾分之幾。

「黃先生，」曾夫人笑着走過來，「工作得這樣勤！」

「畫不好呢！」黃彬抬頭答道，「一張張的畫來總是一個不滿意。」他在畫幅上加了幾筆，擲下了畫刷，對模特兒說，「今天不畫了，姑娘，明天來吧。」這做模特兒的少女就侷促地著好了衣服去了。

「畫得很活潑，lines 很好，還說不好！」曾夫人瞧着畫贊揚地說。

「中國的人體總是 hopeless。我已經換了好幾個模特兒，出了不少的告白費，出了很高的薪水，來的只是祇有皮祇有骨的。奇的是我們中國的姊妹們只知道一天到晚把脂粉在臉上塗，人體美等於零便由牠去。在中國畫人體畫是不可能的。唉，The poverty of feminine beauty results in the poverty of art!」

「這也太說得過分了——The poverty of feminine beauty! 難道中國女人沒有 beauty 的標準在那裏？」

「同是人類那裏會沒有 beauty 是的，就是黑人紅人也有他們黃銅般皮膚，角黍般頭顱的美。中華美人細膩沉靜的特點，是別種人的美所沒有的。」

「那麼 The poverty of feminine beauty 這句話那裏來的呢？」曾夫人笑着反詰。

「我說錯了! It's the poverty of physical development that causes the poverty of art! 只是祇有面部的美的人終不能達到美的理想程度。我們可憐的畫師也只好做面部藝術家，或衣衫的著色者。」

「你只要努力創作，做一個 Watteau 也好，何必定要做學時髦，寫肉體？」曾夫人微笑着說，「說到面部藝術家，我的半身像可曾畫好？」

「畫得非常 poor」黃彬走到室隅去找他的畫。

「想來是 The poverty of feminine beauty in the poverty result of art 吧！」曾夫人伶俐似地雅諷着。

黃彬取了畫來給她看。是一幅很美麗的油繪，寫着她的側面，只有幾處缺筆沒有加好。曾夫人看着很滿意，說：「下星期慈善繪畫展覽會開幕，你願意把作品——連這張——送去陳列嗎？」

黃彬起初頗不願意。「藝術大家多於狗，何必參加進去？」他這樣想，但是她再三的要懇，終於說服他了。

到了喫午飯時候，她便邀他到青年會去喫飯。平常他喫飯往往附近的小酒館中，這時他也要到那裏去，但是她說小酒館中同去喫飯是「不大方」的，於是終竟到了青年會，飯後還可以聽一個俄國樂師奏梵和鈴。

在攤着潔白的桌布的一張小方桌邊坐下來，他們便開始的喫他們的飯。黃彬是很饕餮的，一塊塊的麵包不住地向嘴裏送。他們談着繪畫：

「舊派畫已經衰了，西洋畫還是十分幼稚，現在真是青黃不接之秋。」曾夫人這樣說。「把西洋畫和中國舊派畫融化起來，創造出中國的新藝術，是要待天才的產生。舊了的皮囊不能灌注新的精神去這話我是不相信的。各個民族，各個邦國，何嘗不是受了外來的影響而得着偉大的作家，矜榮地有着自己一族一國的藝術。你或者要說我的話是幻想的空談，但是西洋畫的傳入已經有了許多歲月，幾會有高美的作品產生？許多少時很不凡的畫家因為環境的壓迫而以畫廣告斷送創造的希望。這還是社會負他吧。」

「固然生計的困難是藝術的障礙，但是青年作家自己也應負其責。爲什麼，譬如L君，只孜孜於拜金主義，說着好聽的大話，定了昂貴的潤格，而對於自己的藝術一些也不下功夫生計的壓迫是藝術前途的障礙，好名騖利的心胸是更大的痼疾。」

「他的舊派畫很有人贊揚的。我以爲沒有那人們所說的『書卷氣』你以爲怎樣？」曾夫人問：

「俗。」

「俗的中國畫同俗的西洋畫一樣地難看。」

「西洋畫是忠實地描寫實形的，就是米勒 Millet 的畫，做了照片印在紙上，也近似直接攝取的風景片。中國畫是赤裸裸地寫神氣的，是理想的，俗了就喪失牠的價值。現在舊派畫家中很有幾個不俗的，但是又犯了一個大毛病——模仿。」

「模仿就完了，中國畫恐怕再沒有復興之日了！」曾夫人微微縴着她入髮的長眉說。「西洋畫的模仿還是實物的模仿，對於「自然」還可說是拙笨的記錄，中國畫的模仿是模仿死的紙張，精神一失去，軀殼是全死了的了！」

「唔，唔，」黃彬低着頭不住地嚼麵包。

對於這位年青美貌的曾夫人他本來只敷衍敷衍。他孤冷的情懷，並不貪望有賞識他藝術的人，尤其是婦女。但是曾夫人清妙的吐屬不由他不欽佩。他覺得自己好像在深思。深思什麼他自己不知道。刀叉觸着瓷盤的微聲佔住了幾分鐘的沉默。

他們喫完了午飯就走到大堂中去聽音樂。等了好久纔見幾位髮光鑑人，衣褲上摺紋平挺得同經過用幾何繪圖器測準了一樣的西裝少年，挾了梵和鈴進來。後面又進來了兩個俄國人，卻並沒有特異引人眼光的地方，梵和鈴的匣子也與他們領帶一樣，顯出些風塵之色，而且似乎有些黯淡了。接着四位少年先登了臺，弄了一曲四弦合奏。他們漂亮的頭頸隨着悠揚的樂聲，節奏地微微顫動。琴聲很和諧幽美，聽衆拍起掌來。

「還好呢，」曾夫人側過臉來說。

「好的，」黃彬答道，「但是不大懂。There is nothing musical in me」

於是兩個俄國樂師合奏了。淒清的，幽幽的，宛轉而澹遠的，這樂聲感動了黃彬。他就彷彿覺得被他帶到夏晚的海灘，看着兩三隻白帆小舟紆徐地在水面上游移。寂寥極了，他獨立海濱四望。明月照徹大海，波平如鏡，然而海水不斷地流駛。梵和鈴忽地住了聲。但是又頓挫，抑揚起來。他覺得似乎徘徊在深秋庭院的桂樹下。襲袖的清風吹來，帶着一些遠處怨婦的悲歌，淒切切的低訴，一兩聲嗚咽……聲音高起來了，徐徐升上了長空，同銀色的月光融成一片，隨了風盪漾飄動——於是一

陣刺耳的拍掌聲把他喚醒。

「好極了！」他對曾夫人說。他覺到自己喉間有些咽住。

接着一個俄人的 Solo 獨奏開始。這回的樂聲不同了。柔和的，曼妙的，舒展的，溫馨的，牠充滿了「愛」。黃彬又悠然被迷噤了。他被樂聲帶到仲春天氣的山野。耳中只聽得百鳥的歌音。又彷彿是在晚上，汨汨的清溪，朦朧的夜月。「生」是可以留戀的，一切是友意的，快樂的，無掛牽的，富有生命的。酒醴似的和風，玫瑰香的夜氣中，彷彿有少女遠遠地歌唱。是祈求的聲音，是兩心相照的暗謎。月光中他看見她在花叢中徐步，輕舒着皓腕，飄動着舞裙。慢慢的，慢慢的，歌聲漸漸高起；慢慢的，慢慢的，少女走了近來。她好像把周圍的一切都弄暗了，只有她醉人的身子光耀地浮動着，擴大着。近了——近了，他彷彿看見她向着自己微笑——他似乎覺到永生，忘了一切，只凝視着前面的臉龐——微笑着的臉龐。

又是一陣拍掌聲。他看見拍着掌的曾夫人正對他微笑。

音樂完了，接着是一位哲學博士的演講。黃彬想不聽了，但是曾夫人因為與這位博士認識，已

經見了，不聽不好意思。演講足足有三個鐘頭，在這三個鐘頭中黃彬不聞不見的坐着。

走出青年會，天色已暮。「Will you be my escort?」曾夫人問道。他點點頭，就送她步行回去。他同她走着。車輛的震聲，賣晚報的叫聲，街中兩旁店舖中的明鏡，刺擾着行人的視官和聽官。她對他不住的議論演講的話，以及梵和鈴的曲子，他好像沒有聽見一樣。直待走到曾夫人住宅所在的路的轉角上，他纔開口來：

「再會！」

「何不到我們家裏去喫夜飯？」

「謝謝。但是我有一個請求。」

「什麼呢？」曾夫人立住了脚微笑地問道。

「明天讓我再替你寫一張照。那張太壞了。」

「那張很好。重畫一張更好！」曾夫人高興地回答。「就是明天吧。」
他們分道回去了。

會夫人坐在黃彬畫架前，她姿態十分自然，常常講着話。但是他卻一聲兒也不響，有時墜入深思中，有時聚會精神地用全力畫着。他凝視着她的長眉，她濃黑而且長的睫毛，她澄清的兩眼，她骨肉停勻的項頸——他不住的凝視。這長時間的凝視有些使她感到不安。

「你被這位坐在你面前的少婦迷醉了嗎？What nonsensical nonsense！」黃彬心中暗暗嘲罵着自己。但是他不能夠解脫。他好像被一種很大的力量壓住。雖然保持着外表的落寞及沉默，而他心中的熱情已經與他的沉默達到了同等的程度。他怎樣熱烈地畫喲！他整個的力都由畫刷傳達到帆布上。

「好了，」黃彬擲下畫刷，向窗外對面人家晒臺上的斜陽看了一眼說。明天你不必來了，我可以畫好。

會夫人看看畫架上，還只有很粗——的廓形。「明天不必來？」她懷疑似地說。
「是的。」

「那張畫就了的，我拿了。」她立起了身，「兩張一起兒送到展覽會裏去。」
「這張最好不拿去，」他指着她所取的一張說。

第三天晚上，曾夫人接到一幅畫以及這樣的一封信：

曾夫人：

尊影已寫就，送呈，希惠存。前次所繪一張，可即毀之，至送展覽會，尤可不必。匆匆將南遊，未及辭，至歉。

黃彬。

曾夫人取了畫來看時，她失望了。

「好嗎？」坐在火爐架邊的曾先生問。

她搖搖頭。走過來把畫遞給他，她指了畫像說，「比那張遜色得多呢。你瞧——左眼比右眼小得太過分了，這邊眉毛也太低，鼻孔太露，不好看，右頰上的痣也太大了。他把我面部的缺點都 exaggerated 了，就是顏色也太灰淡了。」

「這張不要送到展覽會去，比你的真容醜了。」曾先生說。

「但是他知道了要生氣——除非兩張都不拿去。」

「那張不拿去可惜。」

「還是——一起兒送去吧。聽說法國里昂大學的R先生已來上海，會中人想請他評定甲乙，再標價估賣呢。這張可以賣去，那張到要保存。」

「後天我們不是要到蘇州去展覽，反正有一星期，明天先把兩張送去，開幕第二天回來就同你到展覽會去看吧。」

第二天她與展覽會中人在一個飯店中歡宴，R先生過了一天就到蘇州去。

在滬寧鐵道下行車中，曾夫人同她丈夫對坐着喝咖啡。一個賣報童子把報遞了過來，取了銅子。曾夫人從第五張藝術界欄中看見了這段記載：

慈善展覽會作品中頭名之獲得者。

——少年畫家黃彬之曾夫人像——

慈善展覽會於昨日開幕。購券參觀者非常踴躍。展覽之品，以西洋畫爲最多，佳者不少。昨經里昂大學R教授評定，以黃彬君所作曾夫人半身像爲最佳。設色不濃，面部富有精神。據R先生言，此幀可謂第一流作品，非若近日畫家圖形不傳神者可比。最奇者，曾夫人半身像尙有一幅，作者亦爲黃彬，R君言此幅色甚濃滯，面部刻板，不過第二流作品耳。展覽會中已將得首名之畫標值一千元，有二巨商均欲購致，會中人以未得主者曾夫人同意，暫時作爲非賣品云。關於二畫之批評，R先生已允寫文一則，明日當由記者逡譯，以餉讀者。」

曾夫人爽然了。

一九廿七年四月，於上海。



中國小說研究(三)

胡懷琛

(二) 寓言

寓言，是世界各國都有的。不過，在西洋已經獨立了，不把他放在小說之內。如人人所知道的伊索寓言，就是一個例。在中國，寓言和小說不能十分別得清楚。例如前面所引的枕中記，說他是神話，也可以說他是寓言，也可以。然一般的人，都說他是小說。

究竟甚麼叫寓言？我且照中國古書上的寓言二字的定義說來：莊子有寓言篇，說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宣穎注云：「寄寓之言，十居其九；引重之言，十居其七。」甚麼叫寄寓之言？就是造出

一件故事，寄託一種很深的意義。甚麼叫引重之言？就是自己造出一件故事來，却是託爲古人之事，而使他爲後世所重。總之：寓言，重言，性質差不多，都是憑空造出來的故事。不過，寓言並不借用古人的名字；重言是借用古人的名字。寓言中的名字，某甲，某乙，是隨意造出來的。重言中的名字，如堯，舜，孔子等，都是借用他們的名字，而爲後世所重。換一句說：就是冒古人的名，而欺騙後人罷了。

如今先說寓言與稗史（稗史的解釋，詳見下節）的分別。稗史，是根於實事；寓言，是憑空造出來的故事。這個很容易明白。再說寓言與神話的分別。神話，不必根於實事；寓言，也不根於實事，然神話無目的，不過是荒唐之談罷了；寓言有目的，就是他造這個故事，他並不是沒有意識的。

做寓言的，大概是哲學家。他要用有趣味的方法，寫出一種精深的哲理來。那麼，寓言就是一個好方法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寓言產生地，一共有三個：一是印度，一是希臘，一是中國。

印度的寓言，在佛經中，中國在南北朝時，已有譯本。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就是百喻經。其他如雜譬喻經等，還有許許多多。希臘的寓言，就是伊索寓言。中國在二十年前，有了譯本。西洋各國的寓言，都是學著希臘的。却是有人說：伊索當時做這本寓言，是印度寓言已傳到希臘去，伊索受了他的影

響而作的。（見鄭振鐸印度寓言序）此說果確，希臘寓言，可算是出於印度了。不過，這話我現在還沒得到確切的證明。最近，俄國托爾斯泰的寓言，是很有名的；但他有一部份，就是取材於印度寓言。這事，我已有了確實的證明了。

中國的寓言，在周、秦時，就很發達。不見得遲於印度。諸子中的莊子、韓非子，其中寓言都很多。經中的孟子，史中的戰國策，其中也有很好的寓言。

現在選錄印度、希臘及中國的言，各數則如下：

昔摩羅國，有一刹利，得病極重，必知定死，誠勅二子：「我死之後，善分財物。」二子隨教，於是死後作為二分。兄言弟不平。爾時有一愚老人言：「教汝分物，使得平等。現所有物，破為二分。云何破之？所謂衣裳，中割二分。瓶亦復中破為二分。所有錢，亦破作二分。錢亦破作二分。如是一切所有財物，盡皆破之，而作二分。」如是分物，人所嗤笑。（百喻經）

昔有一長者，遣人持錢至他園中，買庵婆羅果，而欲食之。而勅之言：「好甜美者，汝當買來。」即便持錢往買其果。果主言：「我此樹果，悉皆美好，無一惡者。汝嘗一果，足以知之。」買果者言：「我

今當一一嘗之，然後當取。若但嘗一，何以可知。」尋即取果，一皆嘗。持來回家，長者見之，惡而不食，便一切都棄。（百喻經）

二人同行，遇熊於道。其一攀樹而登，翳葉以避。其一攀樹莫及，伴死於地。熊嗅其身殆遍。其人閉氣如尸。熊忌死人，久乃去。攀樹者下，笑語之曰：「熊附君耳何語？」對曰：「熊戒我勿與畏死者爲友。遇難不相扶攜，而先其身。」嗟夫！患難至，交情見。（伊索寓言）

二女同產。一儂圃，一偶陶。其父一日至圃者之家，存其女，並問所業。女曰：「吾健，業亦豐。然吾日惟望雨耳。雨集，則果樹花蔬當彌盛。」父更至陶者之家。女獨喜晴。晴則範土易燥。父乃謂其女曰：「若兄望雨，爾獨祈晴。戾其應而同其願，吾固無如何耳。」（伊索寓言）

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榘，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莊子）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會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語曰：「其

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與不材之間。」（莊子）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余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矣；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

宋人有耕於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韓非子）

以上所選錄的中國寓言，都是周、秦時的寓言。到了晉朝人假托的列子，其中寓言更多。但這是中國和印度接觸以後，所產生的作品了。列子中的寓言，如：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漚同鷗。）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當作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皆從汝遊，汝取來我玩之。」明日，至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列子）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返。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響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列子）

都是很好的。而漚鳥一則，也是佛經的思想。

以後的文人，柳子厚喜讀諸子，也喜讀佛書，所以子厚文中有許多寓言。蘇東坡喜讀佛經。故東坡文中，也有寓言。

柳文中的寓言，如種樹郭橐駝傳，是頂有名的。他的全篇，就是拿種樹比治民，闡明老子「無爲而治」的道理。其他如蝸蠖傳，三戒等篇，都是很好的寓言。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曰：「甚善！名我固當。」因舍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視效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爲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築

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棄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實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勤，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斃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我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饑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息。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而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蘇東坡的寓言，如「日喻贈吳彥律」一篇，可以做個代表。其文云：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

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與？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與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於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他的思想出於佛經，也可一望而知。

柳子厚和蘇東坡文集中的寓言，都可以獨立成篇，和周秦時的片言隻語不同。此外再有桃花源記，也是寓言。他就是虛構此境，闡明老子「小國寡民」的道理。他的格局，也就是一篇小說。



文壇秘錄

(十九)

編輯者

五二六

記神童詩

舊時村塾村兒童。讀三字經後。多讀神童詩。神童詩不知何人作。湧幢小品謂第一首爲汪洙作。以後皆他人所綴集云云。余所見南京李光明書莊發行之神童詩。有言及明朝解縉者。又見五代時馮道有詩兩首。亦收入神童詩中。又其中有一首。不知何時誤編入陶淵明集中。可知神童詩綴述者非一人非一時矣。

湧幢小品云。洙。宋元符時人。九歲能詩。上官聞而詔見。衣短褐以進。問曰。神童衫子何短耶。洙應聲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世以其詩補綴成集。爲訓蒙之用。曰神童詩。然今

所見李光明本神童詩。此首已不在第一。

神童詩中之一首云。春雨滑如油。落得滿街流。跌倒解學士。笑殺一羣牛。余久疑所謂解學士。係指解縉。後讀某民間故事。果言及此詩爲嘲解縉而作。

神童詩中又一首云。窮達皆由命。何須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向前程。又一首云。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此二詩爲馮道作。見五代詩話轉錄宋事實類苑。按馮道能詩。世無知者。道生常亂世。不能自保其節。久爲人所不取。初不知蒙童所以爲常課者。卽道之詩也。

神童詩中又一首云。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菊有佳色。冬嶺秀孤松。以春夏秋冬四字。分嵌於四句之首。此詩見於陶淵明集中。只第三句不同。其第三句云。秋月揚明暉。此詩不知何時誤入陶集。余按陶集飲酒之第七首。其第一第二句云。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後人因秋菊有佳色一句。另配以三句。成爲神童詩之一。再後因有秋菊一句。遂誤編入陶集。最後因陶集中秋菊一句兩見。故又將其一改爲秋月揚明暉也。然汲古閣摹蘇寫陶集。已有此首。可知其訛傳由來久矣。（寄塵）

換巢鸞鳳記卷下

天游

第十七回 走海濱侵晨寧弱弟 經村市暮夜遇權豪

王后賓天以後，蟬妮第一次見賈伯萊親王，很使蟬妮發生一種異感。本來王后臨終，立下遺囑，把所有一切資產珍寶，悉數交給親王。說明親王他日如無子息，即以史天芬爲嗣，承襲這宗資產。史天芬既已許婚，高瑪砦王儲也有一份財產給他，親王在日，他已經擁有鉅資。這天蟬妮同親王見面之後，回來向杜蕾道：「怪得很，親王真把我當作你們翁主。早上見他，他待我真好，真和氣。他說：『母

后賓天，我們的莫大不幸。現在塵世上，只剩下你我兩人。我身體不甚健康，你得幫助我處分一切纔好。」說着，恐怕我沒有錢化，給了我不少現錢。他那種淒涼神色，真使我見了慘傷哩。」杜蕾道：「親王在菲蕾山一戰，也在戰地之中。那時尚在幼年，那一戰又非常猛烈，神經上所受刺戟甚深。因此平時舉動，不類常人。論起他軍事知識，却可以稱爲並世無雙。所憾爲事勢所迫，不能有所作爲，只能藉一幅戰爭地圖，消磨白日而已。提起來也非常可憐。現在慈親棄養，翁主失蹤，他的境遇，可稱不幸。他既把你當作翁主，却也可以排解一些。只是翁主知道宮中遭此大故，還不回來，似乎太寡情了。」蟬妮聽見杜蕾這般說，又提起他心事來。盛着雙蛾道：「真的呢。從今以後，我再也不願同古瑪塔王儲相見了。這種欺人的舉動，委實不能贊成。我是一個民間貧女，爲什麼可以一再受他的慰唁呢？若是他再來求見，你們翁主還沒有回來，你也得替我設法回絕他總是。」杜蕾矍然道：「好姑娘！你也太多慮了。還有六個月工夫哩。這六個月在喪服之中，本來可以不見客人。王儲若來，也未必再到宮中來借住。若要求見，我們自會發付，你放心便了。」蟬妮道：「他說，要我上他國中去散悶哩。」杜蕾道：「這個我們可以回絕他的，好在我們翁主，是一定會得回來的呀。」隔了幾天，蟬妮又向杜蕾商量，

要出宮去幾天。他道：「我兄弟已赴海濱，調養病體，他到那邊，我還沒有去看他。雖是金錢常常寄去，不去看他，他一定要記望我。我的骨肉，只此一個，橫豎在宮中沒事，我想去看他一次。」杜蕾恐有危險，起初不許，經不起蟬妮再三申說，拿定主意要走，攔阻不來，只得允許。預先傳揚出去，說是翁主有病，不能見客，然後教蟬妮改裝，用汽車送上車站，在待車室中等候。上馬門的列車一到，方纔上車。那時聽見站上有手指點着，竊竊私議，都以為他是雅舜宮中宮人。蟬妮也不去睬他。匆匆上車，走了一夜，黎明時分，纔到馬門。卸裝之後，一早就去探看蒲鐵。海濱空氣清新，蒲鐵病狀，略見輕減，性情却還是乖張不堪。因為蟬妮不常來看他，抱怨蟬妮。還嫌房子不好，開得窗戶太多，常常覺着寒冷。蟬妮因為在宮外可以耽擱三天，想上倫敦去一轉。後來一想，恐怕遇見熟人，就中止了。他最怕見的是馬克士。雖然在宮中見面之後，沒有聽見什麼消息，意謂是自己疑心太重，也不再去看他。王后死後，心緒莽如，更是沒有工夫去記他。只是上倫敦去，究竟不妥。拿定主意，在馬門盤桓幾天，即行回宮。他本來喜歡運動的，在宮中悶了許久，到這種「天風浪浪，海山蒼蒼」地方，自然覺得非常爽快。雖然住在旅館中，一般也有解悶之方。却天天還得上瀕海峭壁下散步一回。次日午後，又上那峭壁下去。食

看風景，有些流連忘返。他想起近日的際遇，覺得要在塵世中稱雄爭長，損失却也不少。譬如以自己目前地位而論，囊中有百餘鎊現金，只用自己啓齒，還可以得到終身溫飽的養贍。只是方寸中，却刺促不甯，反願意重返雷柯衣肆，做一個安分守己的試班員，倒可以無媿無怍。現在有此奇遇，反是自己的不幸。將來收場如何，委實杳茫。恐怕要返我初服，已屬難能。若是不幸敗露起來，必受倪古壘的鄙薄。想到這裏，不覺萬千愁緒，潮上心頭。迷迷糊糊，徘徊到將近上燈時分，方纔回去。走到馬門鎮東首一家大旅社前，剛好有個人，從旅社前面一帶玻璃走廊臺階上走下來。那時朔風斜峭，那人穿着一件極厚的大氅，頸上又圍着一條白絨圍巾。蟬妮正想着同倪古壘分手時狀況，淒淒涼涼，沒有留意到他。他見了蟬妮不覺一驚，停一停步，直追下來。到了蟬妮身後，輕輕的叫道：「公主殿下！怎會到此地來的？若是公主不願露臉，我還是叫你戴玢姑娘。好不好？」蟬妮一聽，冷不防吃了一驚。迴過頭去一看，原來是馬克士。不敢上倫敦去，就爲的是他。不料冤家路窄，竟在此地遇見了他。沒法想，只得停住了步，裝着驚駭模樣，叫道：「范先生！你說的話，我一些兒不明白。」馬克士道：「你明白嗎？我沒有說明，也難怪你。前幾天我到洛斯東附近雅學離宮去，參見羅思瑪克國的史天芬公主，致送婚

禮。公主同他未婚夫高瑪碧國倪古壘王儲，一同接待。這位公主，就是你假裝的。蟬妮道：「你說的話，我一些都不明白。」馬克士道：「這樣說，你不肯承認了。這也難怪你。我對於此事，已經精密調查一過。你同他本也相像。只是天壤間戴玢蟬妮只有一個。這一個是我熟識的。所以那天，一見面就認出來了。你何必再行強辯呢？」蟬妮道：「范先生！你莫不是瘋了嗎？」馬克士道：「一些不瘋。不過很注意此中祕密而已。我也明白，他一定是不見了。他們纔找你去頂替的。那位王儲，究竟已經知道沒有！他相貌却也不錯，你同他訂婚，心中滿意嗎？」蟬妮道：「我實在不明白你說些什麼。」馬克士冷冷的道：「王后謝世，很是不幸。聽說公主傷心過度，深居宮中，不見賓客。你怎樣見了我，還要抵賴，不說實話呢？」蟬妮聽了，雖是生氣，却因事關王室祕密，不敢同他計較。所以只看了他一眼，不再作聲。馬克士更是得意。接着道：「你不說我也會探聽的。你知道我對於你向來很注意的。這件事據我看來，你處的地位非常危險，一不小心，就要出岔。好在公主的密友，我認識得很多，要打聽此中祕密，易如反掌。從前原也沒有見過公主。這幾天諒來你很得意？」蟬妮聽見他講的話愈逼愈緊，恐怕他動手。趕緊道：「范先生！你千萬不可這般胡鬧。你說的話，我一句也不明白。我是到此地探問我那兄弟的。」

說着飛步前進。馬克士還緊緊跟着。走到一條小街上，迎面來了兩個中年婦人。體態華貴，都穿着黑色衣裳。見了蟬妮都立住，行了個很恭敬的敬禮。蟬妮匆匆走過，雖是不認識，却知道宮中往來貴婦人，自己不認識的很多，他們却都認識。這兩個婦人，一定是什麼曾經入宮之人，以爲他是史天芬，所以如此。不覺臉上一紅。馬克士見了，掉過頭去一看，笑道：『你看那兩個婦人見你不回他們的敬禮，都起了疑心，立住了在那裏看你哩。這件事原也鬧得太大，你有這種靈敏的手段，真使我欽佩不已。現在我決計娶你，作爲我的正室。我知道你一定肯允許我的。』蟬妮道：『范先生！這是你恫喝之詞嗎？』馬克士道：『非也。不過我警告你，現在這件事很有研究之價值。決計要弄到他水落石出，我纔肯放手。不然你得親口把實情告訴我。』蟬妮道：『范先生！你真是錯了。我有什麼秘密可說呢？現在我要去看兄弟哩，別過了罷。』蟬妮經過這一次危險，不敢再在馬門逗留；雖是沒有再見馬克士，知道他未必肯就此丟手，次日就匆匆回宮去了。心中雖是發愁，却不敢把此事告知杜蕾。

閣下之大便逐日通暢有序否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Small (11)



清導丸一瓶

為去購我

大便便秘則週身或局部受危矣蓋身上應棄去之渣滓滯留而不出清
能使衰弱往醞釀成毒輸入血中即起頭痛肝火上升頭暈目眩面起
紅瘰胃內噯氣口氣穢濁胃納少進週身不舒等狀
導丸正是適用良藥能治大便便秘結可療以上所述

正天然各相上渣
如絕症繼繼升滓
圖中無功而作矣紅面
所成癮平出清
繪爽之虞
是也奉天
銅匠裕君來示
興海班興裕君來示
云試服清導丸大便
通暢食慾增加增痛
之病立除清導丸實
能保君安康也
凡經售西藥者均有
紅色清導丸出售或
直向上海江西路六
十號韋廉士醫生藥
局函購每瓶大洋
六角每六瓶三元
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啓者敝公司出版雜誌多至十數種每種定戶逾萬寄發均有專員負責辦理惟內部既係分工手續因之繁複如來函查詢二種以上之雜誌勢須輾轉交查辦覆苦難迅速時勞企盼歉悵良深

諸君以後如有改寄地址或查詢雜誌未到等事務即祈

填用下列二種格式（每期雜誌俱附有此格式一份）剪下封寄並乞

每種雜誌各自填寄一張幸勿合用俾得分別交查免致延緩手續較便受

賜良多諒荷

同情幸予贊助不勝企禱之至即請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遷改地址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如在上海總館所定括弧中填上海總館如在
 某處分館或分銷處所定括弧中填某處某店
 世界一份執有 字第 號定
 單原寄 省 縣

改寄 省 縣
 收爲荷此請 鑒
 商務印書館 鑒
 收現因地地址遷移請即
 謹啓 月 日年

查詢雜誌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如在上海總館所定括弧中填上海總館如在
 某處分館或分銷處所定括弧中填某處某店
 世界一份執有 字第 號定
 單寄 省 縣

收茲查第 卷 號
 尚未收到祈即
 查覆爲荷此請
 商務印書館 鑒
 謹啓 月 日年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投稿簡章

中華民國六年十月七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小說世界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 投寄原稿請附原稿姓名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署名何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在五字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概不退還惟長篇在五字以上者如不登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六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七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本雜誌
八 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
九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有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所轉小啟世界社收

定價表

零售每册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四分國外一分	時	期	一册	數	書價連郵費
		全	年	五	十	三
全	年	五	十	三	元	四元六角
中	年	二	十	五	元	一元五角
全	年	二	十	五	元	二元三角

每週一册 全年五十册
新羅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特	等	第	一	位	全	面	九	分	一
之	底	外	封	面	六	十	元		
對面之內面及對面或正文背圖對面底頁之內面	優	等	四	十	八	元			
正	圖	畫	中	四	十	元			
正	文	文	中	二	十	元			
正	文	文	後	二	十	元			
廣	告	概	用	白	紙	黑	字	如	用
刻	圖	工	價	另	議	連	登	多	期
至	上	海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洽	遠	地	函	詢	即	行	來	復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屬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遊辦費錄定戶太多簿册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上海商務印書館

漢譯

世界史綱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世界歷史名著 專家慎重譯校

布面皮脊金字 精裝兩大厚冊

內容形式均較原書更見精彩

英國韋爾斯所著世界史綱，為現代歐美史學界中之唯一名著。此書自地球及生物起源述至歐洲大戰後為止，數百萬年來人類蛻演之陳迹，要言不煩，讀之一目了然。其思想之透闢，眼光之遠大，誠為現代史著中所罕有。原書出版以來，銷數達數百萬冊，各國皆有譯本。本館根據最新版本，特請專家譯校，費時至三年之久，都凡七十萬言，附圖二百餘幅。書中關於中國之部分，並經梁任公先生等加以訂正，內容益見精彩，裝訂亦較原本精美。茲為普遍介紹名著於我國學術界起見，特售廉價，較之原書賣價，不及五分之一。

定價八角 特價四元八角 郵費四角

(止截底月一十年本曆陽)